

I262/1937

梦回

【散文】

察布查尔

MENGHUI CHABUCHAER

陈莉青◎著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春，是一首首歌，一首首浪漫、迷人的歌，一首首无怨无悔的歌。
他乡，是一个个梦境，一个个永无休止的梦境。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梦回

【散文】

察
布
查
尔

MENCHU CHABUCHAER

陈莉青◎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回察布查尔/陈莉青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16 - 794 - 5

I. 梦...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605 号

梦回察布查尔 (散文)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69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青春,是一首歌,一首激情而又豪迈的歌。

十六岁花季的我,曾响应祖国的召唤,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支时代的主旋律,投入到肩负着“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历史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的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十六年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坐上了大卡车

戴着大红花

远方的青年人

察布查尔来安家

来吧来吧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送你一束沙枣花

不敬你香奶茶
不敬你哈密瓜
敬你一杯雪山的水
盛满了知心话
来吧来吧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送你一束沙枣花

刚一跨进农场,文艺宣传队就唱起了这支《送你一束沙枣花》欢迎我们。正因了这支热情、奔放且散放着新疆民族气息的歌曲,正因了沙枣花儿迷人的色泽,在大西北那片古老而又原始的处女地上,我们第一批进疆的武汉支边青年们为了边疆的开发,甘愿抛洒青春的热血和汗水;也正因了沙枣花儿醉人的芳香,我们甘愿把一切献给“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伟大事业。没有路,自己修;没有树,自己栽;没有屋住,挖地窝子;披星戴月、起早贪黑,我们和老军垦战士们一起,和各民族兄弟姐妹们一起,挥动铁镐、坎土镩,夜以继日地挑灯夜战,修筑起高高的大干渠,引来天山雪水,把千里牧场、万顷条田浇灌……

朝霞升起漫天红
农场的姑娘歌声浓
唱支歌儿夸农场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唱支歌儿夸农场
农场年年好收成
……

听,这就是我们的军垦农场之歌!

迎着朝阳,披着晨曦,肩扛坎土镩,我们走在了高高的渠埂上;渠水幽幽,天高地广,我们正走在去工地的路上;一路地放开歌喉,我们唱啊唱,我们的歌声是那么嘹亮——“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人人哪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我们年轻人,有

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滢滢的渠水倒映着雪山、草原、白云、蓝天,悠悠的渠水绕缠着我们年轻的身影,我们一路地唱去,直唱得心潮澎湃,直唱得热血沸腾……

青春,是一首首歌,一首首浪漫、迷人的歌,一首首无怨无悔的歌。

大西北那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不知留下了我们多少昂扬高亢的歌声;伊犁河谷美丽宽广的察布查尔大草原上,不知记录下我们多么靓丽多姿的情影——那其实就是我的青春了,那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支青的青春了,有苦有酸有涩,更有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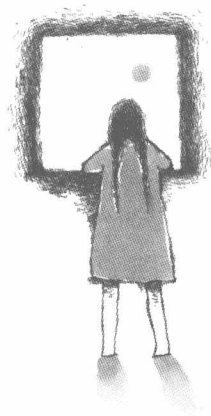
故乡,是一支支童谣,一支支悠悠荡荡于秋千架、紫葡萄架、弯弯小桥、莹莹碧水之间的童谣。诉说着一个个古老故事里远逝的悱恻缠绵,吟咏着历史变迁的风雨飘摇,当然,更有些许的赞叹——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那希望的田野上,瞧,炊烟袅袅,鸟语花香……

他乡,是一个个梦境,一个个永无休止的梦境。在梦里,你可以飞,与彩霞一道,与百灵鸟一同,飞上白云蓝天,飞过江河湖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2009年3月26日

目 录

CONTENTS



军垦之歌

十月二十八日/2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4
牛肉中毒以后/30
“小喇叭”/42
师训/61
监考/71
姚主任的儿子/76
又到十月二十八日/90
乌市电话/103

故乡之谣

粑/111
出门/116
故乡的小街/125

黄鹤一去不复返/130

紫菊/137

父亲/142

水仙花/152

春天又来了/155

母亲/156

话“肉”/164

回老家/167

我的度假村/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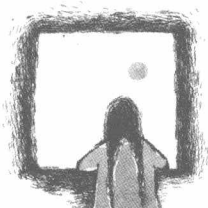
他乡之旅

我是庐山客/195

天蓝蓝 海蓝蓝/202

晚风吹来/213

少林 少林/218



军垦之歌

梦回

察布查尔

十月二十八日

或许我会常常地忘记我的生日，每一年，我却不会忘记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这个日子，是和嘹亮的军号，是和催征的战鼓，是和雄壮的军乐连在一起的；是和红旗的翻动，是和鲜花的簇拥，是和青春的歌声连在一起的；是和武汉汉口车站的人潮人海，是和江城父老兄弟姐妹的泪眼，是和一声声亲人的叮咛、一把把亲人惜别的泪水连在一起的……我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或许每一个人都十分感激父母将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而我却万分感激几十年前的那个十月二十八日，奔赴大西北的列车长长的一声汽笛，把我带到了那片广袤无垠的天地，把我带到了歌中唱道的“我们新疆好地方”，把我带到了天山脚下伊犁河流域的军垦农场。从此，我像一只小鹰飞向了自由的蓝天……我怎么会忘记这个日子？

或许伊犁河边的察布查尔草原，必须命中注定地要成为我今生拥有的第二故乡，要不，在那片土地上，我怎么会成长得那么茁壮；要不，在那片土地上，我怎么会生活得那样坚强；要不，在那片土地上，我的羽翼怎么会越来越丰满……我永远地珍爱这个日子！

十月二十八日，一个多么吉祥的日子；十月二十八日，一个多

么难忘的日子！十月二十八日，曾把我和一个伟大国家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神圣使命连在了一起；十月二十八日，曾把我和一个伟大国土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连在了一起；十月二十八日，曾把我和一个伟大民族的繁荣昌盛连在了一起。我的人生于是这样充实这样富足……我刻骨铭心地记住这个日子！

2006 年 10 月 27 日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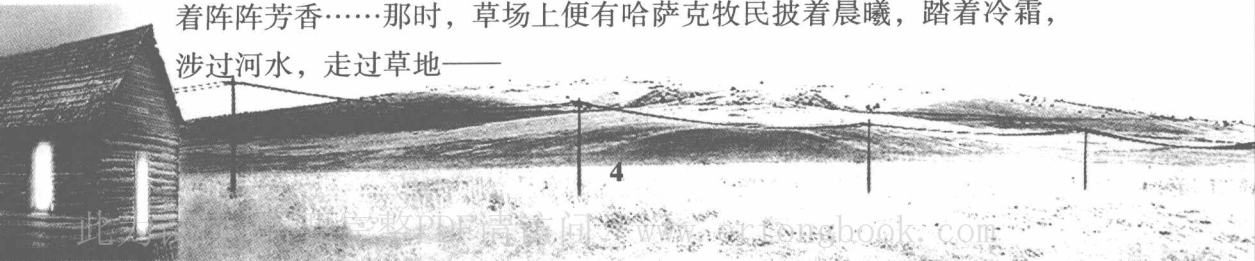
察二场一连是我支边时分到的连队，以伊犁河的支流大道河为界，连队分为“河这边”与“河那边”。河那边虽然只有两个生产班的劳力，但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边也有食堂、托儿所、筒校等。

厚玉曾一度在“河那边”的筒校教书。

厚玉姓杨，老军垦们的子弟称她“杨老师”。但厚玉很不情愿在河那边教书，她极想到河这边来和我一起教书——我们是老乡，一起从武汉支边进疆，一起坐老牛车到连队，曾住在同一间“红色宿舍”里，且她的芦苇把子床挨着我的芦苇把子床。

我其实也不一定清楚厚玉不愿在河那边教书的真正原因，我只是猜测，河那边是不是太“西伯利亚”了些，尽管在我的眼里，河那边还是诗情画意的。

我们的军垦农场所处的伊犁河谷，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新疆的一块绿洲，是歌中唱道的“塞上江南”、“瓜果之乡”的地方。河那边背衬着西部天山，原是伊犁河流域一片资源丰富、宽广无际的天然草场。春天的草原上开满花朵，天山的冰雪消融，大道河开始了滔滔奔流，碧绿苍苍的水面上飘浮着沿岸摇曳下来的花瓣，荡漾着阵阵芳香……那时，草场上便有哈萨克牧民披着晨曦，踏着冷霜，涉过河水，走过草地——



“我骑着马儿 唱起歌儿
走过了雨林
看见啦美丽的阿瓦古丽
天涯海角
有谁能比得上你
哎呀 美丽的阿瓦古丽
流浪的人儿 踏破天山
趟过那戈壁……………”

牧民的歌声往往总是先于他们纵马由缰的身影让人感到草原的盎然生机，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里，哈萨克小伙子的枣红马越来越近，马背上的情歌也越来越野性地传到河这边。在蓝天和碧草之间，在红柳与沙棘丛中，河那边仅有的两排土打垒营房显得非常温馨，却也几分孤零，几分空寂，像搁浅在河床上的一叶木舟，像遗忘在远山下的一架牛车，像沉入草海中的一只大龟壳……

是啊，也难怪厚玉不愿在那边待。

为此，我常常于河这边的三尺讲台就会想起她还站在河那边的三尺讲台上。厚玉岂止是不该分到河那边，从某种意义上说，厚玉支边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整个支边过程中，厚玉究竟经历了什么？是怎样经历的，厚玉曾流过多少眼泪，曾悄悄哭过多少回……厚玉真的很不容易！

从汉口车站上车奔赴新疆，我和厚玉肯定是在同一节车厢，因为我们同属江汉区，只不过，我们不在一个小队。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连续几天几夜地乘火车、乘汽车，一路地翻山越岭，一路地颠簸，我一路的身体不适，我几乎无力去顾及其他。乃至到达目的地——我们被分到的军垦农场，我才意识到我们一同分来的五十多个支青中，竟然有一位“林黛玉”！



梦回

察布查尔
CHABUCHAR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娴静犹如花照水
行动好比风拂柳
……”

“宝哥哥”们——一群男支青整日地围着她，“黛玉小姐”、“林妹妹”，甜甜地，转来转去地叫，直叫得这位“林姑娘”心花怒放，娇态万方。由于我不和这位“林姑娘”住同一间宿舍，木讷笨拙的我在场部虽数日，却无心去理会，只是常常地从我耳畔传来这声声呼唤及与之呼应的嗲嗲嗔言。

终于要分往连队了，时令正值隆冬，农场的大地一片雪白，寒气已逼人。老牛车载上我们及我们的行李驶向连队；车轮终于停止在连队为我们腾出的宿舍门口的那一刻，我依旧没有去在意我的身边就有这位“林黛玉”。她，将要与我朝夕相处。

察二场系一九五九年建场。刚建场时，老军垦们面对的是“又有兔子又有狼”的荒芜草滩，丛生芦苇的片片湖泽。草滩上除了红柳便是芨芨草、骆驼刺、沙棘；苇湖里，芦苇秆粗壮硕长，苇絮飞飞扬扬，白白茫茫。老军垦战士们在兵团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以当年南泥湾精神为旗帜，向荒原开战，向大漠要粮，硬是一铁锹一铁锹，一坎土馒一坎土馒地在沉睡千万年的名为“察布查尔”的草滩上，开创了一个土地面积为十五万亩的军垦农场，建起十个连队，还有机关、学校、修造厂、商店、卫生队、托儿所等。如今，农场已初具规模……这些农场创业史，在我们刚分到农场时，场长、政委就给我们上过课，作过报告。但是，初来乍到，我们这些从小在繁华城市长大的江南女孩，还是无法一下子接受连队那简陋的土打垒营房，无法适应那芦苇把子屋顶、芦苇把子床，无法适应土坯砌成的火墙，连同玉米芯作燃料、一会儿就会熄灭的炉火……

我们的到来，让连里的几个领导干部除了兴奋以外，也隐隐感到不安。我们跨进分给我们的小屋时，他们也接踵而来，除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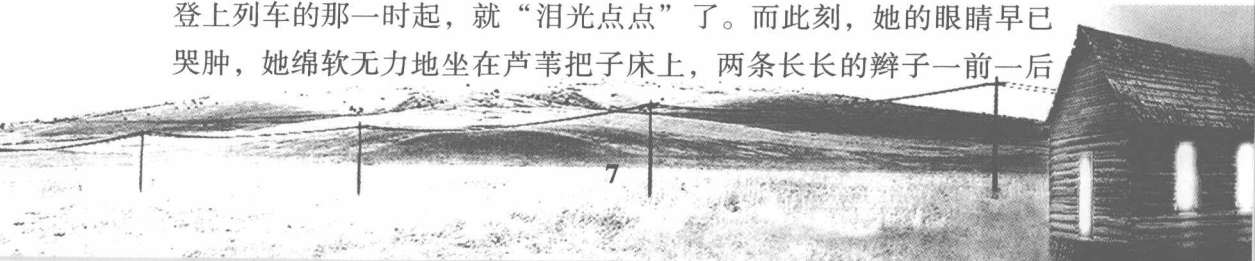
欢迎，一个个纷纷忙上忙下。尽管他们这样热情，但连队的一切还是让我和我的几个同伴格格不入，甚至有隔世之感。在分到这个连的我们七个清一色的女支青中，殊不知，不仅有一个“黛玉小姐”，还有一个“马莉小姐”呢！

马莉，和我一样大，都是十六岁的年纪，都是初中应届毕业生。马莉身体单薄、瘦弱、矮小，这也和我差不多。但，马莉，人如其名，她生得是那么的美丽高雅，最让连长、指导员震惊的是马莉的那两片薄嘴唇。马莉的薄嘴唇在连长的双脚和双手同时趴在潮湿冰冷的地面上，刚好点燃火炉灶膛里的苞谷芯的那一瞬，不知说了句什么，那句话仿佛炉子里的一颗火星，整个屋子突然“呜”的一声，除了我之外的六个人全都放声号啕大哭起来，惊得连长的胡子在火红的炉火火光里抖颤了好一阵。

我没哭，但内心并不等于不难过。“既来之，则安之”，我只把泪水往肚里咽。直到这时，我才一个个地打量和我一起分到连队、今后将与之共同战天斗地的几个老乡。只见坐在对面床上的美人儿“黛玉小姐”，神情中除了悲伤，还含着更多的哀戚，更深的凄惶。这样近距离地与她相视，且又是这般模样——活脱脱一个“林妹妹”从天而降啊！

《红楼梦》里，林黛玉刚刚进贾府，凤姐一见就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宝玉则赞：“这袅袅婷婷的女儿！”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林黛玉，就在那一刻，我认同了厚玉的模样，她，就是我眼里的“林黛玉”！在场部时，男支青们亲昵地称她为“林妹妹”，言不过实！“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是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我眼前，厚玉从外形上看竟然与之所差无几！

其实一来到农场，哦，不，确切地说，厚玉是一离开汉口车站登上列车的那一时起，就“泪光点点”了。而此刻，她的眼睛早已哭肿，她绵软无力地坐在芦苇把子床上，两条长长的辫子一前一后



梦回

察布查尔
MACHA CHABUCHAR

搭在淡蓝色柳叶花纹对襟罩衣上；几绺弯弯的刘海飘散在平滑的前额，几乎罩住了两道细细的柳叶眉。“病如西子胜三分”，经历了长途跋涉，加上进疆后的种种不适，厚玉确是“娇喘微微”了。白净细腻的鹅蛋脸挂满晶莹的泪珠，不住地揩去，捏在她手中的一方花手巾早湿透，然而泪水却依旧如断线珠子，不住地从那双发红的美丽瞳仁里往下流。

十八九岁，可人的“黛玉小姐”为何哭得那么悲切？为什么眼泪总也无法阻止？为什么神情如此恍惚，内心如此煎熬？除了离别家乡及父母的忧愁，是否还有隐情？伴随着漫长的支边生活，我才渐渐地明白。

分到连队的第一个严冬，那最初的日子，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营房四周一天天地被大雪厚厚地覆盖，气温一天天地下降，整个世界冰凝雪积，一色如银。

农场尽管已初具规模，但很多基本建设还正在完善中，平整农田，规划土地，修筑渠道，修建林带，修建公路等等，都是必须趁冬季抓紧完成的历史任务。

老职工们每天扛着坎土镩或十字镐，那些当班长的手里还拿着拐尺、皮圈尺。他们都戴着厚厚的棉帽，脚上蹬一双深毡筒，顶着风、冒着寒奔向工地。在工地上，他们说说笑笑，热热闹闹，一条条高大结实且整齐笔直的渠道就从雪原上诞生了。他们说，春天，渠里就会淌来天山雪水，就能灌溉农田……每当这时，置身于他们之中的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望一望高耸入云的南北天山，总觉得天山雪水，浇灌农田，离我很遥远很遥远，相反，不望则罢，一望，心头就会隐隐作痛，会立即生出无限感伤，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离家太远太远，天山顶峰上长年不化的冰雪让我内心一片惨然。

然而，更让我内心惨然的是，那些日子，每当我在工地上劳累了一天，扛着坎土镩，披一身雪花，拖着沉重的双腿收工回来推开宿舍的房门，见到的披散着蓬乱的头发，蜷缩在厚棉被下，厚玉露出一张苍白憔悴的脸！

厚玉从分到园林班后，就没去过工地，一日日地躺在床上，终

日以泪洗面，度日如年。连队食堂一日三餐地来为她送病号饭，可她难以下咽，两眼直愣愣地呆望着芦苇把子屋顶，一任点点滴滴的泪珠儿顺着眼角往下流，直流到发丝里，渗到枕巾上……

一个周末的夜晚，我们宿舍的小屋里，火炉烧得很旺。那晚，煤油灯似乎也比平日明亮。厚玉难得地从被窝里坐了起来。依旧是穿着淡蓝色柳条图案罩衣，她的两条长辫子多日不梳，早就散开来，密密的黑发像瀑布似的倾泻在那件花罩衣上。她的神情依旧恍惚，脸色煞白且略带蜡黄。然而，美人终归是美人，病中的厚玉恰似林妹妹“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那般令人怜爱的模样。

厚玉为何这晚坐了起来？

原来，我们的支青小屋走进来几位雄赳赳气昂昂的转业军人，他们是先我们一年分到这个连队的。非常巧合的是，他们分来时也是七个人，如今已有一个提升为该连副连长，另外六个全都担任了本连各班班长，是连队建设的中坚力量。至今，他们仍然穿着部队发的黄军服，只是没有了红军徽、红领章，然而，军人的威仪、军人的风姿犹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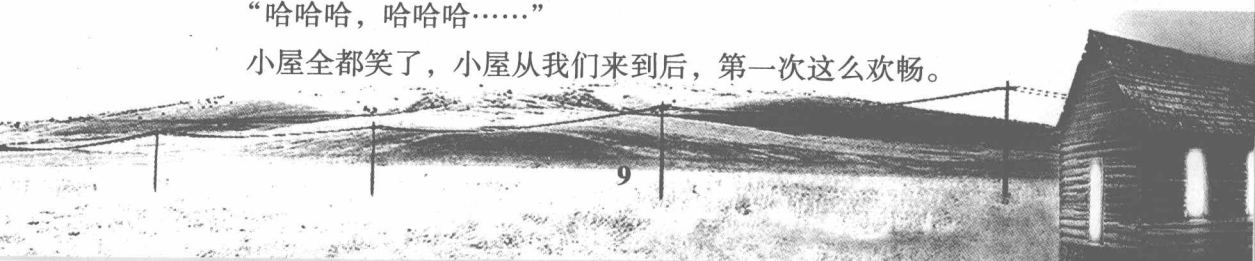
厚玉所在的园林班班长贺顺泉自然也在其中，且坐在我们的小屋那张称为“通铺”的芦苇把子床上。或许这晚正是由贺班长邀请他的几个战友一同来探望他班上的病号也未可知，但这本在情理之中。

我们的支青小屋真小，靠南墙是五个人睡的一溜通铺，靠北墙是厚玉与菊珍的双人铺。除了两张铺，一个土火墙，再也没有一张凳子和多余的空间了。面对着厚玉，几位转业军人并排坐在对面的通铺上。毕竟是军营铸造的男子汉，全无腼腆之态。说着很容易让人听懂的四川话，话语风趣，妙语连珠，小屋一时笑声不断。

“樊班长，你嘴里的金牙，是不是在战场上打仗时，敌人的子弹射过来，一枪崩掉了，尔后你安上去的？”厚玉忽然说话了，说着令人莫明其妙的话。

“哈哈，哈哈……”

小屋全都笑了，小屋从我们来到后，第一次这么欢畅。



第二天，厚玉起床了。

几个转业军人的到来，仿佛给奄奄一息的厚玉传达了某种信息，仿佛给厚玉注入了某种生命的活力，仿佛给厚玉带来生活的希冀，厚玉开始梳理她长长的辫子，开始往蜡黄干裂的脸上涂雪花膏，开始娇滴滴的说话了。

其实我什么也不懂，不懂厚玉的心思，身旁也无人可问。分到连队的第二天，马莉因为扁桃体发炎，去伊犁农四师医院动手术摘除，张忆荣去护理她；程玉芝因黄疸肝炎住进了农场卫生队；刘昌凰三天两头地坐着连里送病号的老牛车去卫生队看病拿药，在连里也挂着病号饭；菊珍到连后就进了连部办公室，当上了统计员，整天坐在火炉边打算盘、记账。分来的几个支青，每日里只有我一个人去工地上和老职工们一起并肩战斗。

厚玉起来后，不知去没去园林班上班，时间一长，贺班长也戏谑地称她为“黛玉小姐”，而且四川腔拖得很长很有韵味。每每贺班长的话音刚刚落下，厚玉的脸就会笑成一朵好看的茉莉花，眯缝着细小的眼睛“啊啊”地娇滴着，厚玉的精神于是一天天地振作了许多，鹅蛋脸儿也一天天地滋润光泽起来。至于去不去园林班上班，在她看来，并不重要，倒是一天天地与昌凰一起坐上老牛车频繁地去卫生队看病。

那时，于大雪纷飞的工地上，于紧张繁忙的修渠进程中，每当我肩上挑着沉重的一担黑土，蹒跚地往前走着，每当我挥舞十字镐艰难地打着冰冻的土块，偶尔抬起头来，透过鹅毛般的雪片，远望着那辆老牛车渐渐地驶出连队，在混沌一片的雪原上如蜗牛般慢慢地慢慢地，吱吱嘎嘎地吱吱嘎嘎地朝天边滚动，我的脑海里就会倏然掠过语文课本上的一篇名为《斧子和大衣》的童话故事——

记得上那篇童话故事课时，正是寒冬腊月的一天。一登上讲台的老师开门见山地向全班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

“斧子和大衣，哪个暖和？”

“哈哈……”全班哄堂大笑，小小的心眼儿想都没想，一个个地将手举起来，全都是一个答案：